

我的艺术人生

邢韶瑛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我的艺术人生

邢韶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艺术人生 / 邢韶瑛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104-04228-0

I. ①我… II. ①邢… III. ①邢韶瑛-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9789号

我的艺术人生

责任编辑: 刘建芳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54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228-0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1957 年在《花为媒》中饰演张五可



1957 年在《杨三姐告状》中饰演杨三姐



1958 年在《丝绒记》中饰演春红



1952 年在《结婚》中饰演杨小青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杜鹃山》中饰演贺湘w. ertongbook. com



1980 年在《桃李梅》中饰演袁玉梅



1986 年在《秦香莲后传》中饰演秦香莲



1984 年在《海棠红》中饰演海棠红



1982 年在《生死情》中饰演连成

序

邓友梅

新中国成立多少年，我和韶瑛就认识多少年了，我们从在一个团小组过组织生活开始，到共同进入“八十后”老文艺人集团，经历了多少聚散离合，始终保持了手足般的联系与关怀，因此，读到她这本自传，就如同我又重新走了一遍六七十年的老路。

韶瑛自传写的虽是她个人经历，但客观上却是一部半个世纪文艺界起伏跌宕的真实记录，年长者读来如回视自己曲折的一生，年轻人读来可知今天的盛世得来何等不易。

这本书写得好，好就好在句句实言，无夸张、无掩饰；这本书写得好，好就好在写出一段典型时期典型人物的亲身经历；这本书写得好，好就好在她的语言朴实、活跃，是用纯人民大众的话说了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是一个艺术家的真实生活；这本书写得好，好就好在用最通畅、最朴实的语言描述了最复杂、最强烈的社会变化。

对这本自传，我再唠叨上百句也表达不完我真正的内心激动与感受。行了，就说一个“好”字吧！

2014年10月

前 言

我前几年写了一本小册子《苦乐人生》。由于文化水平低浅，不能随心所欲按心中所想顺笔成章，因此笔下之作的表达能力很显薄弱、平味无奇，但《苦乐人生》一书中的每个章节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绝无半点虚构，生活的真实，情景的感触，那里记载我的人生旅程。再阅《苦乐人生》的过程中，最使我欣慰的是，与那些情深意重的挚友又得以相逢聚首，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当年的一切依然那样的熟悉，那样亲切。忆过去，看今天，对比之下，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那种味道是苦，是甜，还是涩？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施恩予我的同志、朋友健在的时候从不间断往来，依旧互相关怀着。真实的情感，特别是经过岁月考验的我们，友谊之情永远不会淡薄。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过来的路途千万条，踏过的足迹数也数不清，往事不堪回首，千头万绪不停地萦绕着我的心神，朝夕相伴的纸笔承担起向它倾诉深埋心底的最为深刻郁闷不解的一切，握笔在手的那一霎那，我不由自主的长叹一口气，几十年那累，那苦，被冷落、抛弃……谁人能知？深埋心底何等委屈，无人可诉，只有深埋心底，日久年深它们早已沉睡不起结成厚厚的冰层，再无融化之日。

没想到，通过手中这支笔抒发内心的心绪后，我心底积攒了多年的厚厚冰层被击碎、解冻、融化了。提起笔的那一刻，我的思绪就如同黄河开口、堤坝破开了闸门一般，迫不及待地狂奔不息。往事历历在目，不用费思去想，更无需专心搜索，顷刻间一



幕幕当年的情景，人和事、住所、街巷……无不涌入眼帘，那情景仿佛是昨天，又像是今天，想要见的人见到了，想要去的地方又走了一遍，那种深深的思念实难用文字、语言来形容。没有经历过那年代，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我的感受。我在文中抒写他们之后，倍感心里轻松了许多，所以，多年来越发觉得我与纸笔结缘，它是我一刻也不能离舍的伙伴，高兴的时候我想伏案挥笔，烦闷的时候更是唯独它能消除烦闷。总之，不管怎样，只要坐在写字台前挥笔写字就感到舒服，要说每天最想做的事是什么？那就是伏案写字。提笔写字每天已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常此下来竟觉心神倍增，我不仅追忆我曾经历的往事，而且凡是美好的人和事我都要写下来，我用笔颂扬那些具有真善美的人们，写他们的遭遇、思想、情感，每写一小段文字，我心里都充满着对他们高尚情操的敬重。我如今已是八旬老人，但仍然很有兴致去写作，写字也成了我健身祛病的灵丹妙药，特别是退休以后有了宽松的时间，我可以写字、写日记、写小文章、抄小知识，只要动动笔就最舒服。天气炎热难挨，坐下来写上一会儿字，心里一下子就凉快了，可能是真如古人所言：心静自然凉。有时心里有想不开的事纠缠不休，放也放不下，我就坐下来写字，渐渐地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写字真的使我开心解闷，于是我又拿起纸笔，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追忆也好，即兴也好，只做自我解闷，根本没有攀登大雅之堂的非分之念。我天性孤僻，不太喜欢繁华闹市，习惯幽静寡默、孤自独思。因为舍不得忘却有纪念意义的以往，如今纸笔代表了我的沉思默想，想来余生会以纸笔为伴，因为自己最喜欢读文写字。

序	邓友梅 /1
前 言	1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1
一、慈爱的妈妈	1
二、可怕的大钉子	5
三、爹爹乡下原配妻子来京城	6
四、透心凉的小棉袄	8
五、妈妈逝世一周年	9
六、白毛巾里的两根金条	13
七、痛心的粉碎	20
八、乡下母女回了老家	22
第二章 与评剧结缘	24
一、逛天桥、看评戏	24
二、天桥儿出名角儿	27
三、不从艺不知从艺苦	29

第三章 加入莲剧团	33
一、第一次登台演出	33
二、偷戏	34
三、我的行头	36
四、记忆中的门帘台帐	39
五、莲剧团的兴与衰	41
第四章 短暂情缘	47
第五章 我艺术实践的幽兰剧社	62
第六章 加入北京市评剧团	66
第七章 忆友人	73
一、记忆中的芙蓉花	73
二、相隔四十四年又见筱玉芳	76
三、滑稽演员杨星星	78
四、思故人	81
五、我和新凤霞	84
第八章 参加赴朝慰问演出	87
第九章 借调到宣武区实验评剧团	93
一、人生格言——四个字的充实	93
二、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100
三、艺术作品必须精益求精	104
四、贵在人心中的喝彩	105
五、宁穿破，不穿错	106

六、痛给自己，笑给观众	109
七、较真与马虎	114
八、自惩“笑场”	119
九、同行是“冤家”	122
十、“疯子”与“傻子”	124
十一、好吓人的观众	127
十二、沙河路上的惊险	129
十三、难忘的太子务之行	132
十四、学做糖葫芦	135
 第十章 非常时期	137
一、恶人的真面目	137
二、陈医生和“油质盘尼西林”	138
三、演员进了屠宰厂	141
四、大生和老石	143
五、假认亲慰人心	148
 第十一章 学做教员	164
一、学无止境	164
二、青出于蓝胜于蓝	167
三、甘为学生当绿叶	170
 第十二章 重返舞台	173
一、怎样面对如此的汇演	173
二、对舞台的思念	178

三、艺术青春无限	182
四、一封书信解难题	184

第十三章 老有所乐 188

一、过节	188
二、儿童玩具两重天	191
三、观花所想（兰花指）.....	192
四、又闻久远读书声	195
五、清明献词——难忘的祖国亲人	196
六、记忆中的大和恒粮店	198
七、“少京赛”联想	199
八、文艺座谈会所想	202
九、创作与灵感	203
十、老当益壮	205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一、慈爱的妈妈

我的妈妈叫杨井茹，是延庆县黄花岭四海镇珍珠泉人，她因家乡买卖婚姻被迫无奈逃出家门，来到举目无亲的京城，在这里认了一个来自平谷的郭老太太做干妈。杨井茹是我的养母，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我不知道，据养母所说，我一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当年她收养我第一次见到我时，我还是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小女孩儿，瘦得皮包骨，且被原收养我的主人打得浑身是伤，是善良、仁慈的母亲杨井茹从棍棒下把我救了下来，我虽非她亲生，可是母亲把我视如己出，她非常疼爱我，亲昵地唤我：“小丫头！”没有她，我不可能活下来。在那年月，家里经济非常困难，她凭着一双勤快的双手，以干缝补、洗衣服之类的零活为生，家里经济原来就很紧巴，添了我之后，家境就更加窘迫了，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填饱肚子，母亲经常带着我去粮栈捡拾运粮车掉落下来的粮食，或去挖野菜，她常常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细粮都给我吃了，自己吃野菜，吃得全身都浮肿了。



在母亲精心地照料下，

邢韶瑛七岁时与养母杨井茹合影

我身上的伤渐渐好了，也长得比以前壮实了，可母亲身体却越来越差，她是靠给人洗衣服做零活为生，有些活儿是拆洗国民党军队官兵的旧军服，这些衣服非常脏，不仅汗水、血水混在一起，臭气熏天，而且满是尘土，有的还有虱子、跳蚤，母亲长期营养不良，肺部一直有病，常年咳嗽，一接这样的活儿，常累得呼哧气喘，本来身体虚弱，咳嗽就更厉害了，有时候还大口大口的吐血。家里连吃饭穿衣都难以顾上，哪还有钱求医问药给母亲治病呀！

妈妈在领养我之前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后来，母亲的干妈郭老太太给她找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在乡下已有老婆、孩子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可以一夫多妻的），这个男人叫邢廷栋，他在南苑机场附近打工，妈妈让我管他叫爹爹。自我记事以来，爹爹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两次，每次回家在家呆的时间很短，家里里里外外的生活全靠母亲操持，妈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紧衣缩食，千辛万苦抚养我，一直把我拉扯长大。

正当我在学艺路上日益进步的时候，积劳成疾的母亲由于过于操劳一病不起，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哪有那么大的能力抵抗住那严重疾病的折磨和苦难生活的挤压呀。这样一位好妈妈，年仅三十五岁就与世长辞了！

妈妈临终前一天，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即将告别人世，一大早，她就她的干妈郭姥姥叫到跟前，声音极其微弱，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道：“干妈，我可能不行了。我……就……要去了。”她用那极其无力颤抖着的手向郭姥姥指了指身后边的那个小包袱，“干妈，请您把那个小包袱拿过来。”郭姥姥将那个小包袱拿到了妈妈的跟前。妈妈说：“干妈，您把它解开。”郭姥姥解开那个小小的包袱。妈妈对郭姥姥说：“这是纳好的七双鞋底和鞋帮，交给您，我死了总不能叫孩子光着脚没有鞋穿哪！这包袱您收好，看着给

孩子换着穿吧。”她又一阵粗粗地喘气，缓了好一会儿，嘴唇微微颤动。郭姥姥看她好像还有话说，就急忙凑到跟前。妈妈继续说：“还有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小芳这个孩子。求求您，看在咱俩多年的情份上，我把这孩子交给您。您要回老家就把她一起带到乡下去，给她口饭吃，把她对付着长大成人，千万别把她交给老邢啊！人家的家里有原配的媳妇和亲生的闺女，孩子跟了他会受气呀！我……放……不……下……心……哪！”

这七双鞋底和鞋帮，我知道那是妈妈在病最重的时候给我做的。我常看她拆洗大大小小的碎布头儿，把它们铺平用浆糊一块块粘贴到木板或墙壁上，待充足的阳光将其烘干后揭下来剪成鞋帮和鞋底。妈妈那骨瘦如柴的胳膊，用粗粗的麻绳那样吃力的一针一线纳着厚厚的鞋底。后来她病得太厉害了，卧床不起，但是仍然要做成这七双鞋底和鞋帮。

妈妈不停地在和郭姥姥说话。但那声音细小得让人听不见。她们在说贴己话。我真想听听她们在说什么。我好奇地凑过去，把头伸到妈妈和郭姥姥中间。妈妈见我凑过来，立刻把我拽住，她的嘴唇在颤动，她在说什么？我一点儿也听不清。我靠近妈妈的脸，耳朵紧贴妈妈的嘴唇。好半天她的气息才稍有点缓冲，在喉咙里发出来极其微弱的声音。我细细地听到：“妈妈我就要死了，孩子你要听话，跟着姥姥去吧，不……要……跟……你……爹，记……住。”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再怎样贴近她也难以听到她的声音了。妈妈紧紧拉住我的手也松开了。再看妈妈的脸如同一张白纸。她的双眼不是在看我，黑眼珠是向上翻着，她的这个样子是我平时从未见过的，尽管如此，可我并不害怕。她是我最好的妈妈，是我朝夕相处的妈妈。